

01 阮兜的老大的

許舒涵

會記得舊年的生日，阿母神祕神祕共我講：「我欲送你一个特別的禮物喔！」我誠好奇共問講到底是啥物，敢會當先予我知影？是我哈足久的手機仔？抑是我上愛食的雞卵糕？伊攏毋講，干焦微微仔笑。

幾工仔後，伊提一跤紙箱仔講：「這就是欲送你的禮物啦！」彼跤紙箱仔看著普通普通，無成囡手機仔的箱仔，外口嘛無足婿的包裝，予我有淡薄仔失望。毋過共紙箱仔掀開了後，我煞掣一越，uah！是一隻兔仔呢！

兔仔細細隻仔，比手拈閣較細，兩蕊目睷大大蕊、圓輾輾，白色摻烏色的毛膨膨膨、軟軟軟，一支喙不管時攏卵咧卵咧，一直咧揣食，有夠古錐的！有時仔我若坐佇塗跤，伊就會走來我的身軀邊軀來軀去，親像咧共我司奶。寒天時仔共伊摺咧，敢若火爐遐爾溫暖。便若聽著有人開飼料袋仔的聲，伊就會走敢若飛咧，兇兇狂狂從入去籠仔內。就按呢，逐擺阮若欲共關入去籠仔底，用這招就百面有效。

有一工，阮發現伊無佇籠仔內底，規家伙仔四界揣透透，猶是揣無伊的形影，逐家揣甲大粒汗、細粒汗。尾仔發見伊竟然敢若老爺全款，老神在在坐踎膨椅頂懸歇睏，

我隨共喝講：「緊落去！膨椅是欲予人坐的，毋是欲予兔仔坐的啦！」這隻兔仔毋知是聽毋捌人話，抑是刁故意的，毋但繼續大大方方坐佇膨椅面頂，閣佇遐漩一埤尿，實在是也好氣也好笑。這馬規厝間攏是伊的天下，伊四界走、跳起跳落，有當時仔連桌頂都跳起去。阿爸講：「這隻兔仔愈來愈賤，無法無天，親像是咱兜的老大的。」

閣有一擺，我想欲牽伊去外口行行咧，就用鍊仔共伊的領頸鍊咧，啥人知影伊和狗仔無全，袂曉綴人行，毋是倒片、正片烏白跳，就是敢若大小姐全款覆佇塗跤摸袂振動，毋知到底是我咧牽伊，抑是伊咧牽我？落尾我只好用摺的共伊摺轉去。

雖罔阮兜這個老大的真濟代誌按怎教都教袂會，按怎講都講袂伸掉，毋過有伊陪伴的日子加誠趣味！

02 校園的「烏甜仔」佇佗位？

Kua Suī-lân

外口咧起風矣！樹葉仔一葉一葉落佇塗跤。毋知「烏甜仔」有紮裘仔無？天頂烏雲罩日，我想閣無佻久就會落雨，毋知「烏甜仔」敢會記得紮雨傘？

「烏甜仔」是我上好的朋友，阮兩個會使講是司公仔象柸。伊的目睷重巡、大大蕊，面肉烏烏，會共頭鬚縛做一摠。逐工都笑頭笑面，我毋捌看過伊憂頭結面。「烏甜仔」瘦閣薄板，毋過誠勢走，佇阮這班排頭名。雖罔伊瘦卑巴毋過真勢食，我攞講伊是瘦田勢軟水。伊咧講話若親像貓仔囡 iaunn-iaunn 叫，若無斟酌聽，你會毋知伊咧講啥？佇學校我是伊的放送頭。同學攞會叫伊「烏人齒膏」，講實在的，伊無愛人按呢共叫，毋過伊嘛袂起呷面，來佻同學起冤家，就規氣據在人叫。我想講伊人都嬌嬌，咧笑的時候予人感覺甜物物，敢若牆圍邊的烏甜仔，我就按呢叫伊「烏甜仔」。聽著「烏甜仔」伊煞笑甲喙仔裂獅獅，繼咧講：「干焦你會使按呢叫喔，咱永遠鬥陣行！」

舊年拄著新冠肺炎疫情，學校臨時臨曜停課，我逐日向望來學校上課，會當佇水池仔邊佻「烏甜仔」逐蝶仔，佇石頭縫做伙揣狗蟻岫抑是坐佇涼亭仔跤講心內話，予煩惱走了了，心情袂輸熱天食西瓜，心涼脾土開。

開學頭一工，逐家攞來矣，「烏甜仔」煞無來，我一直等到放學伊嘛猶無來。我真好玄走去問老師，想袂到老師講：「伊袂來矣！昨昏有社工講伊欲轉學，轉去佗？毋知影。」聽老師講煞，我隨目屎流、目屎滴，敢講「烏甜仔」是發生啥物代誌？哪會無張無持欲轉學咧？老師看我哭袂煞，知影阮兩個是褲帶結相黏的姊妹仔伴，雄雄嘛毋知欲按怎安慰我。

一冬矣，「烏甜仔」全款無消無息，現此時我煞無機會通叫你，校園內的蝶仔猶原佇水池仔邊跳舞，狗蟻全款佇石頭縫無閒頤頤，涼亭仔跤有看著烏甜仔煞看無你的形影？想欲佻你拍拈涼，毋知愛等甲當時？對你的思念就親像一粒種子種佇我的心肝穎仔。咱若有緣來做伙就愛知福惜福，珍惜身軀邊的人，敢毋是咧？